



美丽的糖枫树

Meili de Tangfengshu

[美] 珍妮·贝坦考特 著 高万隆 译

明天出版社

| 漂 | 流 | 瓶 | 文 | 学 | 馆 |

美丽的糖枫树
Meili de Tanafenshu

【美】珍妮·贝坦考特 著
高万隆 译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糖枫树 / [美] 贝坦考特著; 高万隆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5.5

(漂流瓶文学馆)

ISBN 978-7-5332-8497-8

I. ①美… II. ①贝…②高… III. ①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2446号

漂流瓶文学馆

美丽的糖枫树

[美] 珍妮·贝坦考特 / 著 高万隆 / 译

责任编辑 黄平丽

装帧设计 武岩群

封面插图 林泽峰工作室

内文插图 孙静工作室

出版人 傅大伟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临清市万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 张 6.5

I S B N 978-7-5332-8497-8

定 价 18.00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5-8号

Home Sweet Home

Copyright © 1988 by Jeanne Betancour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otte Sheedy Literary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2015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序

◎ 徐 鲁

世界上流传着许多有关神奇而美丽的“漂流瓶”的故事……

1784年，40多位日本水手在海上遇难，海浪把他们冲到了太平洋中的一个珊瑚礁上，极度的饥寒使他们失去了生还的希望。弥留之际，一位名叫松山的水手，在一小块木头片上简单地记下了遇难经过，并把它装入瓶内封好口，把瓶子扔进了大海。1935年，这只漂流瓶神奇地漂到了松山的家乡，仿佛把漂泊者的灵魂带回了故土，乡亲们这才知道了先辈们遇难的经历。

1954年，17岁的英国少女贝尔娜在瓶子里装进一封信，向不知名的朋友表达了相互通信的愿望，然后她把密封的瓶子抛进了英吉利海峡。1987年，已经50岁的贝尔娜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荷兰的复信，写信人说，不久前他在海滩散步时才捡

到了这个漂流瓶。

瑞典远洋轮船上的年轻水手雅克，在烦闷的航行中丢进大海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一封信，信中请捡到瓶子的人给他回信。瓶子漂到了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位少女拾到了瓶子，回了信。后来两个人不断地鱼雁传书，1958年他们在美丽的西西里岛举行了婚礼。

.....

“漂流瓶”，有着浪漫、梦想、神秘的期待、无限的可能等等寓意。“漂流瓶文学馆”给我们送来的，也是类似这样一些神奇和美丽的故事，这样一些漂航过浩瀚无边的海洋而不沉、穿越过漫无际涯的岁月而抵达人心的温暖的童书。

世界上也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些优秀的童书，它们就像人们扔进大海的漂流瓶一样，无论漂到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小岛和哪条海岸线上，无论你说的是怎样的母语，也无论你是黄皮肤、白皮肤，还是黑皮肤的读者，你都能读懂它们、喜欢它们，并且从这些书中获得阅读的惊喜与温暖，获得成长的启迪与感动，甚至获得生命和灵魂的洗礼与提升。

“漂流瓶文学馆”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些从全世界范围内精挑细选出来的、可以任意漂洋过海、“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童书杰作。

首先，这不是一套“此时此刻”的书，而是一套“一生一世”的书，一套“一辈子”的书。

能够入选“漂流瓶文学馆”的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杰作”级的，具备了美好和丰富的想象力、全人类所尊崇的道义感、健全的少年人格魅力、积极向上的坚忍不拔的成长“正能量”，以及对于国际和历史的广阔认同，对于人类文化的古典美、现代美的高度敏感等等品质。它们在文学上显示出来的纯正品质，也正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品牌价值”。我想，出版者以“漂流瓶文学馆”为丛书名，不仅是与该社已有的“漂流瓶绘本馆”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在向一种美好、崇高、纯正的儿童文学标准致敬。

其次，这套书的题材斑斓多姿、丰富多元。

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儿童文学名家杰作，向小读者呈现了斑斓多姿的人类童年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道小径分叉的成长风景。

就目前选入的这些作品来看，其中有野性呼啸的动物小说《最后的狼》，有惊心动魄的探险小说，有清新而细腻的、向着少年内心走去成长小说《早到的春天》，有描写少年之间

的友谊、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少年的相互沟通与认同的青春小说《美丽的糖枫树》，也有探索和解决少男少女成长中的迷茫与困惑等难题的心灵成长小说等。

这是一些优质的“儿童文学种子”。

这些作品都出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手，在引进中国、译为汉语之前，都曾经过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读者、家庭阅读、传播时间，乃至世界童书市场的检验。

在我的印象里，明天出版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和引进优秀的童书。这使明天出版社在当时和后来的国内少儿图书出版界，一直开风气和市场之先，说它“开启和引领了引进外版童书的一个时代”，似乎也不为过。这其中有一个很得力的因素，是明天出版社拥有一个以傅大伟先生为领导的眼光专业、目标明确、能持续跟进的版权引进团队。三十多年来，他们和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童书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而稳定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就从品种和质量上保障了选入“漂流瓶文学馆”的作品均非“一时之选”，而是经过了多年来的积累、淘洗、检验、对比之后，才精挑细选出了这么一些优质的“儿童文学种子”。

诗人惠特曼说过，有了优秀的读者，才有可能造就优秀的

作家和诗人。是的，再美好、再优秀的书，如果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它就仍然如一只没有被人捡到、没有被打开的漂流瓶一样。

现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儿童文学“漂流瓶”，已经被你们捡起在自己的手上了。

我相信，你们已经满怀好奇，正在打开某一个神秘的瓶子。

此时，我又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有关漂流瓶的故事：1937年，世界著名富孀苔丝·亚历山大把一只密封的瓶子扔进了大海，瓶子里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将把自己的全部财富交给发现这只瓶子的幸运儿……

其实，每一本优秀的书，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一本本优秀的书在人间漂流，就像神秘的漂流瓶在海洋中和海滩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幸运儿”。你看，美国作家珍妮·贝坦考特在她的《美丽的糖枫树》的开头，就这样写道：“亲爱的安娅：你真了不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灵感……”

那么，所有来到了“漂流瓶文学馆”，捡起了文学“漂流瓶”的少年朋友，你们是幸运的，我祝福你们！

2015年早春时节，东湖之畔

—
鸣
谢
—

感谢纽约州米勒顿的哈里·施罗伊德、朱莉·施罗伊德以及康涅狄格州沙伦的蒂姆·帕里和特里西·帕里与我分享他们在乳牛场的经历，并对本书稿做出指教。

特别感谢贝弗利·霍罗威茨和德罗里斯·莫里斯以及特里·李。尤其感谢李·米诺夫的坚定支持和爱。

亲爱的安娅：

你真了不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灵感。在你能够通过阅读了解我的经历——我们共同的经历以前，我简直是度日如年！随信寄去的书也许不会成为优秀的美国小说或苏联小说，可我敢说，这是第一部由苏联和美国的少男少女合作的小说！

当你把自己的日记寄给我时，合作便开始了。我喜欢读你的日记。我想你不会在意我将你的部分日记念给我父母和汤米听吧（我略过了有关约瑟夫的部分）。念罢之后，我们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谈起你来。

那天晚上，汤米对我说，他也收藏了一本日记，日记开始的日期几乎同你的日记一样。经过反复恳求，再施点小恩小惠，他才把那本日记交给了我。他能让我读这本日记，我真的太高兴了，即使让我在晚饭后一个人洗两个月的菜盘子，也心甘情愿了。去年，我只关心我自己的问题，忽视了我弟弟经历的事。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你和汤米的日记中讲的那些事。就在那时，我决定写下我本人



在那不寻常的一年里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一旦动起笔来，便停不下来，越写越长。我意识到，我实际上是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因此，经桑德斯先生同意，我便将我写的小说作为自己的毕业创作项目了。

当我最后写完并把它交上去时——也就是在毕业项目完成期限时过两天后，我萌生了这样一个设想，把你和汤米的日记加进我写的东西中去。我知道，如果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会产生出一部极好的小说。

亲爱的安娅，随信寄去的是一本“我们合写”的书，其中就有你自己亲笔写的部分。

随信寄去我的问候。

你最好的朋友

特蕾西

（寄自美国）

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佩林斯牧师说，今年夏天，我将有一个好机会，同一伙美国学生一起去苏联。教会正在筹办一种宾果游戏，将筹集到的钱寄给我。眼下，我正发疯一般学习俄语。愿我成功吧。也许明年我会在列宁格勒见到你。

又附：蒂利开始走路了。她真了不起。

第一部

秋

1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新纽约城搬到阿姆斯特勒的那一天。那一天就像电影一样映射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部关于搬迁之日的电影。镜头一开始，我父母和弟弟坐在旅行车的前排座位上，而我在他们后面，夹在妈妈的非洲紫罗兰和弟弟的滑板之间。我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梅雷迪斯和爱玛，站在我们楼前的人行道上，哭哭啼啼，我挥手向她们告别。当汽车从百老汇转弯的时候，我的朋友便从视野中消失了。

天阴沉沉的。我记得，当汽车离开纽约，颠簸着驶入公



路时，我在想着心事。我生来就是一个城市女孩，是父母把我培养成一个城市女孩的。他们怎么能带我离开纽约呢？不跳“大苹果舞”，我将怎样活下去呢？

六个小时后，汽车转弯驶入了通向蒂利外婆农场的路。从小到大，我们经历过十来回路途颠簸了——那是周末游玩或夏日周游的时候。那时，我们看到农场很开心，因为农场有红色的谷仓、银色的草料棚和房前那棵又古老又高大的糖枫树。可是这回却不同了。这回，有一辆货车停在糖枫树和白色的农舍之间的空地上，车上装了不少我们家的物品。这回，我们在这儿至少要住上一年了。

在这一年中，我母亲将回到这片土地上，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乐意成为一个女农场主，是不是更乐意做一名出色的牲口驯养者，而不是做一名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

在这一年中，我父亲要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乐意成为一个农夫和一名小镇报纸的记者，而不是成为《大众》杂志社的一名编辑。

在这一年中，弟弟汤米要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乐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而不是生活在城市环境中。

对我来说，这是我难以挨过的一年。





蒂利外婆摇摆着胳膊，笑容满面地跑出来迎接我们。大家相互拥抱起来，汽车里顿时空无一人了。有人把我们的家具和箱子从车上搬进农舍。我想大声叫喊：“住手！把它们都搬回车上！我要回家！”

“你真以为我们搬到这里来同你住在一起是一个好主意吗？”当我自个儿在自己的新卧室时，我问外婆。

“你觉得呢？”她反问道。

她就是这种女人，喜欢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嗯，你觉得呢？”她又问道。

“不，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回答。

她坐在那张老式铁床的床沿上，身体后倾，眼睛瞧着天花板。“你知道吗，特蕾西？”她说，“我记得，我和你妈妈曾经睡过这儿，那时你妈妈大约四岁，患了腮腺炎。我们研究天花板上的裂纹。看啊，就在那里。”她把我拽到床上，靠着她。我们并排躺着，我们的腿在床沿上摆动着。“看见那些裂缝了吗？”

我朝上瞧着那乳白色的天花板，琢磨着窗户上方墙角中的那些横七竖八的裂纹。

“你觉得它们看上去像什么呢？”她问。

“这是考试吧？”我问。

“我只是想知道你觉得它们像什么。”

“好吧，”我回答，“我觉得它们看上去像一条条的鳄鱼。看啊，鳄鱼嘴是张开的。”我笑了起来：“它们正要吞吃窗帘和壁纸上的玫瑰呢。”

她拉起我的手，紧紧握着，说：“嗯，你妈和我都觉得，它们是一只鹰的轮廓。看啊，你觉得是鳄鱼嘴的地方，我们却把它们看成了鹰的翅膀。”

“我看见了。”我说。那时，我把它们想象成翅膀，而不是想象成长满锐利牙齿的嘴。

“这就对了。”她说，“你要是问我乡下生活的这个小测试是不是对你有益处，我可以告诉你，就像那些裂纹，问题是如何看它们，要么把它们看成鳄鱼的嘴，要么把它们看成鹰的翅膀。”

“你骗我了，”我说，“这是考试。”

她探过身来，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这并不是考试。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年对我们大家来说就像考试吗？”

又是一个问题。



第二天，一切都乱了套，母亲和外婆琢磨着将哪几件家具搬到阁楼上去。这栋房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我们的现代家具和蒂利的老式家具全都混放在一块了。“亲爱的，”外婆退后一步，判断家具摆放的效果，最后说道，“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到阁楼上去，那样我会很高兴的。”

母亲正在观察我们摆靠在旧橡木圆桌旁的那几把黑皮椅子的效果。“至于椅子怎么摆放，你的想法也许是对的，”她让步了，“特蕾西，你把外婆的椅子从阁楼上拿下来，把我们的椅子放上去，怎么样？”

几个小时后，我们的咖啡桌和优雅的装饰灯便连同我们的餐椅一起被塞进了阁楼，而外婆的东西又都按原样被搬了回来。

我们家的其他东西——床、橱子、碗碟等都留在了我们在纽约的住房里，因为有人要在那里租住一年。

阁楼里弥漫着我们熟悉的霉味。我将外婆的几个箱子搬开，在靠近阁楼窗户的地方腾出一个空地来。天又热又闷，可我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就堆放在那里，我不想离开它们。我把箱子擦了起来，在靠近下一个窗户的地方又腾出一小块儿地方